DS
735
A2Y86
1771a
v.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2/62
ASIAN COLLECTION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人本由董承與正名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後漢

孝獻皇帝

庚辰 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知罃三駕敝楚之術同筭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袁譚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注見前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簡其精鋭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復彊諫紹以為沮衆械繫之于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陳琳為之辭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

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

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大驚。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初。曹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

田豐說袁紹劉備說劉表同欲乘虛襲許而紹表皆庸材不能用卽令其說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孫策用兵足與操埒使鼓行直入操將有首尾不相顧者適會策卒操遂得從事中原亦時數爲之歟

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初貢爲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皆擊殺之。貢奴客欲爲報仇。因策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韋昭曰。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考三江。諸說不一。此指吳越而言。韋說爲近。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初策定豫章。分

置廬陵郡。留瑜鎮巴丘。裴松之曰。瑜所鎮。今巴丘縣也。考巴丘縣。晉屬廬陵郡。梁改巳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秦置縣。兩漢列代皆因之。今屬河南開封府。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于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爲地道攻操。操

輒于內爲長塹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爲支軍于表。支。別。表。外也。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澤名。在延津縣東南。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攸曰。半歲。攸皆以爲不實。操乃曰。向言戲之。其實可支一月。爲

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瓊營驚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儁乂。河閒鄚人。等攻操營。而但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乃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

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紹走至黎陽北。餘衆稍復歸之。既還。遂殺田豐。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紹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冀州城邑。多降于操。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于大梁。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

既知不用公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倘冀乎能克家哉

之紘恩惟補察卿無不爲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麄踈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魯遂據漢中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之後復襲取巴郡後漢郡治江州注見前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章懷注建安二

年置郡。太守通貢獻而已。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荊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畧汝南。汝南黃巾劉辟叛操附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曹操遣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擊備備走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操遣其將蔡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是操自將擊備備奔劉表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表遣備北侵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備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與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備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于是使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陽翟人辛毗兄郭圖字公則潁川人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

瑜不獨持論儁爽想略貫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尚數敗。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使逵爲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背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援乃囚逵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鍾繇遣使說馬騰。爲言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繇會。援將渡汾爲營。濟未半。繇擊大破之。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絳漢縣後漢曰絳邑。即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狟音桓。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

權名。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䧏武紹術之操戕天道好還信哉

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從。南皮。注見前。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寧府。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毗字佐治。評之弟。詣操請

救。劉表以書諫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韓盧。良犬。東郭。狡兔。戰國策。韓盧逐東郭逡。騰山者五。環山者三。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

毗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諸將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敝。辛毗復說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讒鬩。連年戰伐。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躡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失用兵之本矣。

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李孚出入鼓圍固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因計用計也以此爲操輩紀之跡其見淺矣

甲申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逕衛輝府淇縣東南。入衛。入白溝。今淇水入衛。自濬縣以下。謂之白溝。水經注。淇水逕宿胥故瀆。東流爲白溝是也。王幼學。馮智舒。以爲宋遼分界之白溝。考此河在今直隸新城雄縣。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圍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水經注。漳水過鄴縣西。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圍。馳到城下。

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竿出降。孚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 李孚。鉅鹿人。尚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營曲漳。漳水之曲。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操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

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嫚操。嘗于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之。 崔琰。字季珪。東武城人。裴松之曰。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遮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

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自椒邱還注見前。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將名。其餘賞賜有差。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

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背操略取諸郡攻尚于中山敗之悉取其衆。操遺書責譚然後進討譚奔南皮事在九年。至是操攻南皮急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曹操從之初官渡之戰陳琳爲袁紹作檄書數操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操。皆封列侯。觸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韓珩字子佩。代郡人。

以荀悅字仲豫。淑之孫。爲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

下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慝，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丙戌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于并州，斬之。

先是，袁尚敗走，高幹以并州降操，操仍以爲刺史。事在九年。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壺口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壺口山下，與壺關縣接界。通鑑作壺關口。今依范書袁紹傳。操遣其將樂進、字文謙，陽平人。李典字曼成，鉅

野人擊之。不拔。事在十年。至是。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漢縣。今陝西商州是。都尉王琰斬之。幹之初叛也。河內張晟聚衆寇崤澠間。河東掾衛固、范先等皆與幹通。操用荀彧言。以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詭道從郖津渡。既至郡。陽奉固、先。以計縻之。稍分散其衆。會操徵馬騰等至。擊固、先及張晟等。皆破斬之。於是畿務崇寬惠。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修戎事。河東遂安。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尚書郎。郖津。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郖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仲長統注見前。

丁亥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烏桓王名。郎力居從子。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度之子。斬之。

烏桓蹋頓。素爲袁紹所厚。紹立蹋頓爲單于。事具前。故袁尚兄弟歸

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尙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泉州二渠平虜故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泉州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渠故道在寶坻縣東南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蹋頓豈能爲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尙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爲其主致死之臣民夷俱應恐靑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有冠蓋之士大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漢縣注見前時方夏

水雨濵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後漢移郡治土垠注見前道出盧龍古塞名明史地理志在永平府西北達于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塔子溝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漢縣今熱河地是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石城故城在今八溝界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潰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九年度卒康嗣立誘尚熙斬之康伏兵于廐請尚熙入未及坐遂禽

田疇不賣盧龍。世所稱賞者。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殲熙尚。隱遯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之。送其首。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封田疇為亭侯。疇固襄不受。後操復欲封之。使夏侯惇喻意。疇曰。疇負義逃竄。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晉書天文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楚之分野。

劉備見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于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西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安平人。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字德操。善知人。同郡龐德公稱為水鏡。徽曰。儒生

讓

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德公嘗謂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孔明于備方窮厄身無所表
又尚在之時豈識荊州爲

[illegible]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爲後日六出祁山張本眞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據良非本願杜甫可謂知言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戊子 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字興霸。將其僮客就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

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一曰魯口。今曰漢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會孫權擊祖。祖軍敗走。寧遂奔吳。獻策孫權。寧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荊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之。戰具不修。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楚關。即扞關。注見前。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兵拒戰。都尉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破其前鋒。親梟都督陳就首。偏將軍董襲字元代。餘姚人。司馬淩統字公績。餘杭人。等盡銳攻之。祖橫兩蒙衝。以大紲繫石。有千弩交射。襲與統率敢死士。突入蒙衝。以刀斷紲。蒙衝橫流。軍遂進。傅其城。屠之。祖挺身走。追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

大抵整吏以廉爲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偏一端尚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僞尤甚其選舉又曷足憑耶

爲主簿。弟懿字仲達。晉高祖。即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胡三省曰。司馬懿始此。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大中太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融與御史大夫郗慮郗氏。蘇忿生支子封郗邑。因氏焉。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幷其妻子。融被收。時二子年八歲。方奕棊。端坐不起。左右問之。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遂俱見收。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捨我死。我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旣而赦之。脂姓。習字元升。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琦。遂出琦爲江夏太守。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

與亮升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遂求代其任。及表卒。蔡瑁、表妻弟。張允表外甥。等奉琮爲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曹操追至當陽。漢縣。今屬湖北安陸府。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即今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不意操軍卒至。至宛。乃知之。裴松之蜀志補注。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時曹公已在宛。備大驚駭。通鑑採之。考宛在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今依蜀志本文。而以裴注附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

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及于當陽之長阪。在今縣東北。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趙雲身抱備子禪。或言雲已北走。備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適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水經注：江水東逕赤壁山北，即此。大破之。操引還。

曹操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時魯肅為孫權使襄陽，不及，與劉備同往樊口。初，肅言于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矣。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樊口，在今湖北武昌府西北。子瑜，亮兄瑾字，時為權長史。于是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于柴桑。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從服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

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悦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

肅論力破羣疑識見與周瑜伯仲張昭輩選懦無能豈足與計大事哉

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悞將軍。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注見前。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

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選三萬人。以周瑜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字公覆。零陵人。）曰。今寇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

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漢縣故城在今荊州府監利縣今岳州府之華容隋所置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死者甚衆軍既出操乃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放火無所及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

陵。注見前。皆降之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賀本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賀氏。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討黟音醫。漢縣。今屬江南徽州府。賊平之。

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越種散而山處者。丹陽豫章會稽皆有之。及是。黟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在黟縣西南。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置新都郡。今徽州府是。齊爲太守。

己丑十四年。秋七月。曹操軍合肥。漢縣。今爲江南廬州府治。開芍陂在今江南

鳳陽府壽州南。亦曰安豐塘。屯田。

先是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自荊州還。遣兵救之。未至。權退。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為權軍所獲。權信之。遂燒圍走。蔣濟字子通。楚國人。至是。操治水軍。自渦入淮。渦河古蒗蕩渠分流也。自河南之陳州歸德經江南鳳陽府之懷遠縣入淮。謂之渦口。出肥水。源出合肥。逕壽州入淮。軍合肥。故揚州刺史劉馥。字元穎。沛國人。為刺史。恩化大行。十三年卒。嘗治芍陂。以溉稲田。水經注。陂周一百二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于是操復開之。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初。曹操北還。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周瑜進至南郡。與仁隔江。未戰。甘寧徑前據夷陵。仁分遣兵騎圍之

急。瑜用呂蒙計。蒙謂瑜曰。留淩公績于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身與蒙西救寧。大破仁兵而還。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至是歲餘。瑜所攻擊。殺傷甚衆。仁遂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沙羨。漢縣。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彭澤。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孫權置郡。尋廢。尋陽。注見前。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油江口也。今曰油河。在荊州府公安縣西。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烏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

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蔣幹字子翼。九江人。

庚寅 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丞相掾和洽 字陽士。汝南西平人。 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槪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行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求才。

二月。乙巳朔。日食。

冬。曹操作銅雀臺于鄴。後曹操又作金虎。氷井。二臺。故址皆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

名曰三臺。

十二月。曹操讓還三縣。

操上所封三縣。因遂下令。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更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因上疏請權留備。曰。疏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京口城也。今江南鎭江府治是。見權。請與權從弟奮威將軍瑜字仲異。俱進取蜀。并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蹙操。權許之。瑜還治裝。道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于巴

印。裴松之曰。瑜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巴陵晉縣。以巴丘山名。今爲湖南岳州府

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遂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漢縣。今屬湖南衡州府。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遂用統爲治

中。親待亞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隲晉步揚之後。以邑爲氏。隲字子山。淮陰人。爲交州刺史。漢交州治南海。今廣州府是。

初士燮字彥威。蒼梧人。爲交阯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眞南海三郡。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其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邊人夾轂焚香。其貴重若此。而不廢貢職。至是。權以隲爲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於權。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字子桓。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三月。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馬騰韓遂結爲異姓兄弟。既而更爲讐敵。朝廷遣使

和解之後曹操徵騰爲衛尉使其子超代領部曲至是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爲襲己于是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歷代皆爲要地）七月曹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二將渡蒲阪津（即蒲關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西）據河西爲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許褚字仲康譙人）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渭水入河之處漢曰船司空在今華陰縣東北）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

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操用賈詡計。操問詡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乃僞許之。而離間超遂。使相猜疑。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奔涼州。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十月。操軍追至安定。將還。參軍事楊阜謂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軍還而不嚴爲

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有也。會北方有事。河間田銀。蘇伯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還。銀等尋皆破滅。明年操誅馬騰夷三族。于是超率諸戎攻取郡縣。殺刺史太守。盡兼隴右之衆。楊阜與姜敘字伯奕。趙昂字偉章。皆冀人。起兵破超。阜敘起鹵城。昂據祁山。隂遣人至冀。使梁寬趙衢爲內應。衢詭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超戰不克。又不得入。進退失據。乃走。鹵城。胡三省注。在西縣冀縣之間。祁山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超南奔漢中。先是阜欲討超。而未得其便。姜敘。阜外兄也。方屯歷城。阜往見敘。及其母。因具說情事。歔欷悲甚。敘母慨然曰。咄。伯奕。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因敕敘與阜。及趙昂等定計。時昂子月。已質于超。謂妻異曰。吾謀如是。奈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已超走歷城。執敘母。母怒罵超。超殺之。及昂子月以去。歷城。杜佑曰。在同谷郡西。同谷。今甘肅階州成縣是。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字孝直。郿人。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別駕張松與正善。前使荊州。不爲曹操所禮。松恨。因勸璋絕操而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比還。爲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納。黃權字公衡。閬中人。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

凡事與操相反雖爲矯枉之計亦屬沽名之舉龐統之言自是遠識彼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卒不爲子莫執中之流

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賂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蜀人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備北詣涪涪見前璋率兵三萬往會之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

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漢縣。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夏六月。庚寅晦。日食。

孫權徙治建業。今江南江寧府治。本楚金陵邑。秦改曰秣陵。置縣。兩漢因之。三國孫權建都于此。名曰建業。晉避諱。又改曰建康。至唐始定爲上元。江寧二縣。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于是作石頭城。在今上元縣西石城山下。徙治秣陵。改號建業。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留牋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

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爲之流涕。

權作濡須塢。濡須。水名。源出巢湖。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與無爲州接。冬十月。曹操擊權。至濡須。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遂從之。已曹操擊權至濡須。權禦之。相拒累月。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舟。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環作鼓吹。操見權舟船器仗。軍伍齊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子。豚犬耳。至

明年正月。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語諸

將曰。權不欺孤。遂撤軍還。

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先是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書天文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

劉備據涪城。

時曹操方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先是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

吳與兵勢方張且有魯肅呂蒙等爲之經畧操至濡須何至呼備自救此蓋備藉口請劉璋益兵之詞劉璋無能爲時若聽龐統上計成都可立得然備雖稱英雄亦寬仁怯宜其聽中計耳

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備然其中計。關頭。即白水關。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白帝。城名。公孫述所築。在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于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并十四州爲九州。

省司隷及幽并涼交四州。爲冀豫兗青徐揚荊雍益九州。而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及司隷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西郡。胡三省曰。此曹操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封凡十郡。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爲尚書。王粲字仲宣。高平人。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衛覬。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

王修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時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加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議者惟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甲午 十九年春三月。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夏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恐濵江郡縣爲權所畧。徵令內徙。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其地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操以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于孫權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先是。劉璋遣其將吳懿蜀志作壹。字子遠。陳留人。等拒備。皆敗退。詣軍降。備遂分定諸縣。進圍雒城。漢置雒縣。後漢爲廣漢郡治。故城在今四川成都府漢州。至是。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劉璋分巴郡。置巴東郡。今夔州府是。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

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中流矢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時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黃權李嚴字正方。南陽人。等。本璋所任用。和爲益州太守。權爲府主簿。嚴爲護軍。吳懿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等。皆璋之姻親。璋兄瑁取懿妹。璋母費氏。彭羕字永年。廣漢人。璋所擯棄。羕爲人所毀。璋髡鉗爲徒隸。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宿昔所忌恨。備自新野南奔。巴不從備而北

詣操。後入蜀。璋欲迎備。巴又諫之。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政德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著矣。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

操將擊孫權。參軍傅幹字彥林。北地人。諫曰。今天下未承王命者。唯吳與蜀。然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一服。易以德懷。可且按甲寢兵。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留少子植字子建。守鄴。以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操進軍合肥。至十月。無功而還。

冬十月。夏侯淵討枹罕賊宋建。斬之。

初隴西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至是。操遣夏侯淵自興國城名。在今秦州秦安縣。討之。屠枹罕。斬建。淵先破走韓遂于長離。川名。在秦安縣。悉降馬超餘衆。畧定諸羌。明年。金城諸將斬送遂首。于是涼州悉平。

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

荊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罪備不能辭。

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操之女。為皇后。

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南。亦曰陸溪口。

孫權以劉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備曰：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曰：此假而不反，乃欲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關羽逐之。權遣呂蒙襲奪三郡。備引兵自至公安，遣羽爭之。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幾名。在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東南江濱。水經注。江水又東逕烏林南，即黃公覆敗魏武處。考三國志。赤壁之戰。多作烏林。蓋赤壁在江之南。烏林在江之北。故互言之也。

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于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于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荊州。以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逕湖南之永州衡州至長沙府湘陰縣。滙于洞庭。）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張魯降。

操軍至陽平。關名。在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即白馬城也。今寧羌州亦有關名陽平。乃後代所置。

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操攻之不能拔。

欲引軍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

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衆潰。奔巴中。魯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喻魯。復漢寧爲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遂還。是冬。張魯自巴中將餘衆降。拜魯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魯將閻圃。及五子。皆爲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裴松之曰。虛封蓋自此始。

丙申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魏王。殺其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鉅鹿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僞。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以琰意指不遜。收付獄。髡爲徒隸。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桓階。和洽爲之陳理。操曰。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玠剛直忠公。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窮詰。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選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

適足害身。焉能害人

五月己亥朔日食。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爲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分爲左右前後中五部。散居并州諸郡。監國者居平陽。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丁酉 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先是孫權圍合肥。魏將張遼李典擊之。大敗而還。權爲張遼

所掩襲。甘寧凌統等以死扞敵。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事在二十年。至是操擊權。進軍居巢。權保濡須。操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權遣使請降。操報之。權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創痕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皆服。周泰。字幼平。下蔡人。

夏四月。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冕十二旒。旒。垂玉也。十二以象天數。乘金根車。以金爲飾。輪皆朱。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字子文。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爲繼室。植性機警。

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遂與弟廙字敬禮及楊修字祖德彪之子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爲嗣他日操屛人問賈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吳質字季重濟陰人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

並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劉備進兵漢中。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劉備遣黃權迎之。權言于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迎魯。而魯已降操。操遣張郃徇三巴。巴郡。巴東。巴西。為三巴。巴東。法見前。巴西。劉璋所置郡治閬中。今保寧府治是也。巴西太守張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事在二十年。至是。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

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後漢武都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操遣曹洪拒之明年曹洪擊吳蘭斬之張飛馬超走備屯陽平攻張郃等不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吳人討丹陽山越注見前平之

陸遜言于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破之遂部伍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EAST ASIAN LIBRARY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字季行。秉元孫。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吉氏周尹吉甫之後。本。范書作平。或又作平。等趣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日磾之後。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等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時操在鄴留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紀等率衆夜攻必。射必中肩。會天明。衆潰。紀等皆被誅。必尋亦以創死。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曹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是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

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在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淵引兵爭之

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乘高鼓譟

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

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二月壬子晦日食

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

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

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

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魏

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

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明旦。備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合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房陵。漢縣。後漢末置郡。晉廢郡爲縣。今湖北鄖陽府房縣是。上庸。漢縣。後漢末置郡。梁廢。故城在今鄖陽府竹山縣。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孟達。扶風人。

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備設壇場于沔陽。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爲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爲王太子。還治成都。以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初。馬超來降。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可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

絕倫超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至是司馬費詩奉使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羽大感悟。遽卽受拜。○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糜芳竺之弟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沒。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窮廹。遂降。龐德力戰。爲羽所獲。不屈。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不沒者數版。羽乘船臨城。外內斷

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曹操殺丞相主簿楊修。

初。楊修。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簏箱也。內作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預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救樊。關羽走還。權遂斬之。十二月。呂蒙卒。

EAST ASIAN LIBRARY

關羽威震華夏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曹操議徙許都以
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
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初魯肅以操尚存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
肅以羽驍勇有兼幷之志勸權取羽權善之權嘗爲其
子求昏于羽羽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至是蒙上疏曰
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
還建業以治疾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襲其空虛
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既至問可代者蒙
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
用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付樊。遜具啓陳狀。權遂發兵。令蒙先行。而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時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屯宛。助曹仁與羽相持。操用董昭計。（權牋言。欲掩取江陵公安二城。乞密不露。使羽有備。董昭曰。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使羽聞而還自護。圍則速解。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乃驛發權書。敕晃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仁。駐軍摩陂。（在今河南汝州郟縣東南。亦曰龍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尋陽。盡伏精兵𦪇䑸（舟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皆降。（芳士仁素嫌羽輕己。羽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士仁皆懼。故降。）蒙遂入江陵。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輯之。羽聞南郡破。即南

走還而士卒皆無鬭心羽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待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無鬭志會孫權已至羽西
保麥城在今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
使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斷其徑路十二月羽至漳鄉在當陽縣東北漳水逕其南與其子平皆被害于是孫權遂定荊州以呂蒙
爲南郡太守陸遜爲鎮西將軍皆封侯遜屯夷陵守峽
口西陵峽口也三峽之一在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西北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
秭歸前注見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
以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
著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

綱目于大臣之賢者其卒具書官爵今以此例書操卒予之也正以著其為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幸其死故然過甚

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庚子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考范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帝遜位是十月以前猶為漢也通鑑于是年正月即以魏黃初紀元而于三月仍書改元延康是既以建安為魏之年而又以延康為魏所改矣綱目因范紀之文仍作二十五年今依之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為丞相冀州牧

操卒太子丕在鄴凶問至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日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

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隨才任使。皆獲其用。行軍臨陳。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多端。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然性刻忌。諸將有計畫勝已者。隨以法誅之。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輙對之流涕。終無所活。高陵。即西陵。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

二月。丁未朔。日食。

曹丕遣其弟鄢陵注見前。侯彰等。皆就國。

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注亦見前。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謂尚方。黃門。掖庭。永巷。御府等署之官。

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以士人補之。文獻通考。秦置散騎。又置中常

以本州郡人任中正之職俾品第官材高下其義尚可訓其法尚可行哉益汝南月旦惡習釀成弊政有如是之甚者

侍。漢因之。後漢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黃初初復置散騎。合于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又置散騎侍郎其官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胡三省曰。九品中正自此始。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皆本方之人。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以爲新城合房陵上庸置治房陵。太守。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丕不聽魏遣夏侯尚等襲封封破走還成都諸葛亮慮封剛猛難制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

以賈逵爲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總錄也）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令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于是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此漢河內之山陽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

EAST ASIAN LIBRARY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胡三省注。李伏引孔子玉版。許芝引春秋佐助期。伏之言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芝之言曰。故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基昌于許。故如雲之言也。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簒位。時丕方如譙。大饗軍士父老。設伎樂百戲。還。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爲壇于繁陽。亭名。魏改曰繁昌。故城在今河南許州臨潁縣。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黃初。奉漢帝爲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修武縣西北。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

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

EAST ASIAN LIBRARY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八

蜀漢 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至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帝。四十二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元德。涿郡涿 郡治。今順天府涿州是。 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裔。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帝祖雄。父弘。世仕州郡。 建安末。自爲漢中王。事具前。 曹丕簒漢。遂正位于蜀。

辛丑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 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乃卽帝位于武擔 山名。在成都府城內西北隅。 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EAST ASIAN LIBRARY

趙雲數語深切事勢獨怪
諸葛亮隆中之對已云吳
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何此

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以魏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漢縣。屬江夏郡。今武昌府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立夫人吳氏將軍懿之妹。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

曰東伐竟不能止帝至事
後乃追思法正乎

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孫權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先是諸葛瑾致牋于帝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瑾必無此。權報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加九錫貞至吳權出都亭侯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已而吳遣中大夫趙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己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子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決裂好名之禍紛如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

咨字德度南陽人入謝于魏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遣使求珍物于吳魏主丕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于吳吳羣臣曰荊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冬十月魏以楊彪爲光祿大夫

初魏主丕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于國之選亦不爲榮

EAST ASIAN LIBRARY

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猶得謂無虧全節耶旣貪生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弁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即周禮梐枑。一木橫中。兩木互穿。施之于門。以爲約禁也。魏晉之制。三公始得用之。以優崇之。

孫權立子登字子高。權長子。爲太子。

吳王權爲登妙選師友。于是諸葛恪字元遜。瑾之子。張休字叔嗣。昭之子。顧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嘆。吳人。長子邵。邵子譚。考通鑑。顧譚作顧雍子。今依吳志改注。陳表字文奧。武之子。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以選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權遣西曹掾沈珩謝魏。魏主丕問曰。聞太子當來。寧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沈以國爲氏。珩字仲山。吳郡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旣克蹋頓。烏桓寖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爲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在今奉天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逕承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此河左右。卽漢遼東遼西所由分也。皆爲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爲護烏桓校尉。使鎭撫之。保塞鮮卑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軻比能誘之以叛。已復殺之。魏靑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壬寅 三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IBRARY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猇許交反。亭。在荊州府宜都縣西。今名虎腦背市。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今宜都。漢夷道也。蜀漢置宜都郡。治此。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怯。帝復自佷音恨。山。漢縣。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是縣西北有佷山。通武陵。使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同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即白帝城。注見前。

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建平吳郡。治巫。今巫山縣也。胡三省曰。是時未有建平。史追書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

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干也今住旣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宜昌府東湖縣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收散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改魚復縣曰永安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將軍傅彤義陽人爲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字季然閬中人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黃權以道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絕不得還。遂率其衆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字文烈。操族子。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胡三省注。在歷陽江邊。歷陽。注見前。曹仁出濡須。曹眞字子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丹。操從子。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吳人。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又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魏黃初二年。改許縣曰許昌。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於是與吳復通。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寬考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號例。秦漢以下。凡正統之君曰帝。無統稱帝者曰某主。今刊本綱目。于蜀志先主。大書昭烈

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仍書後主。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又按改元例。凡中歲而改元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建興二年。汪氏之說如此。今依之。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綆纜悉斷。魏軍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兵纔五千人。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桓部曲妻子所在。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是時。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朱治以爲子方鎭江陵。曹眞夏侯尙字伯仁淵從子等圍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爲尙所卻。于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眞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夏侯尙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魏主丕卽詔尙等促出吳人擊之魏兵僅而得脫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作此猜疑語三國人情以譎詐相尚鄙哉

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卽位。是爲帝禪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爲武鄕侯。領益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蓋當時北心竊疑之曰非亮躬親聲頓國事何賴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與之言鞠躬盡瘁之義

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鎭永安。禪卽位。年十七。大赦。改元建興。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楊顒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長也。帥雍闓雍姓。闓名。闓音開。等以四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 考昭烈帝葬通鑑及綱目皆脫書。今依蜀志補。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焉。

魏以鍾繇爲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即遣芝于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覲。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鄧芝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張溫。字惠恕。吳人。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甲辰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蔡水。即汴渠分流。注見前。潁注亦見前。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江乘縣名。注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于是旋師。丕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

冬。十一月。戊申晦。日食。

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七縱七擒爲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爲甚又可七乎卽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脫韛試鷹發柙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卽其必不出此

亮率衆討雍闓。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馬謖。字幼常。良之弟。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閒。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漢益州治。今雲南府晉寧州是。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

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雍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淮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先是魏主丕議伐吳鮑勛字叔業信之子諫曰往年龍舟飄蕩

楊顒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爲人君而親叜

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爲不可。丕怒。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如廣陵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東北。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字公禮。吳人。本姓俞氏。賜姓爲孫。等率敢死士于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

丙午 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轉而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二耜爲耦。耕田器也。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謂之三魏。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以塹壘未成爲解。止而不舉也。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而議。正刑五歲。正。結正。五歲。髡鉗刑。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駮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

魏文以貸絹宿嫌免曹洪官已失矣奪之正至鮑勛守法不阿方當録用以勵羣下乃必欲寘之於死徇私怨而咈公義孫權之見並不及矣

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屬有刺姦掾。主罪法。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並奏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后后于黃初三年。由貴嬪立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字元仲。立。是爲魏明帝。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母甄夫人。本袁熙妻。文帝納之。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

愛之。（丕嘗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丕疾篤。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北。首陽山南。）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于寧。不許。復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成都人。)參軍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陰人。)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郭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董允字休昭。和之子。向寵。襄陽宜城人。向朗兄子。

漢水。即古若水。注見前。亮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注見前陽平。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迎擊。以問孫資。字彥龍。太原人。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旣險阻。且必當更有所與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壞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旣而以穀貴罷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僞。競以濕穀薄絹爲市。嚴刑不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亭，馬謖敗處。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字子林，惇中子。考通鑑以楙爲淵之子，綱目因之。今依魏志改注。爲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字文長，義陽人。曰：楙，主壻也，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注見前。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南，東起商洛，西盡汧隴。而東，當子午谷名，路通南北。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南。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前。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用。揚聲由斜谷取

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旣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獂道。故城在今鞏昌府隴西縣。）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叅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沔縣。亦有西縣故城。乃隋所置。）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叅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謖之未敗也。禪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

其有伏。不敢偪。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是亮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字伯約。冀人。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詐以郡降于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字子璜。錢唐人。爲

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夾石。即今北峽山。在安慶府桐城縣北。挂車。山名。在桐城縣西。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爲左右翼。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魏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吴遣兵斷夾石。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疑兵。吴人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言于帝。畧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按後出師表。蜀志不載。通鑑採裴

注補錄。綱目稍刪節之。今依綱目。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圍陳倉。不克。初曹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守其城。及是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多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郝昭。字伯道。太原人。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漢縣。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是。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

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　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前注見陰平。漢縣。魏置郡。今階州文縣是。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太子。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謝景范愼羊衜等爲賓客。于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愼。羊衜私駮之曰。元遜才而疏。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范愼字孝敬。廣陵人。羊衜南陽人。衜古道字。胡綜

字偉則。汝南固始人。餘見前。于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起。南陽人。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

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姬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于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以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九卿也留武昌南陽劉廙常著先刑後禮論太子賓客謝景稱之于遜遜呵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隲書求見啟誨隲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李悝法經。胡三省曰。漢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也。九百六卷。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馬。鄭。謂馬融鄭康成。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庚戌 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

東漢清流取鑒不遠故董昭之說得易行蓋清流以草野抗薦紳此乃緣附貴介公子所謂每況愈下而其爲人心風俗之害則均也

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等以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胡三省注。郎通事郎。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鄧颺字元茂。南陽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字太初。尚之子。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亦魏置。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容三人得豫于品題之中也。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言之。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專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毁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舋。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漢縣。今城固。屬漢中府。九月。魏師還。

魏曹眞以漢人數出。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漢縣。後漢末爲郡。今陝西興安州治是。與眞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胡三省曰。武威當作武都。陳羣以斜谷阻險。轉運恐見鈔截。留兵則損戰士。不可。叡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遂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在今漢中府洋縣龍亭山東。以待之。名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于是魏華歆。楊阜。王肅字子雍。朗之子。等皆以爲言。叡乃詔眞等班師。是歲。亮遣魏延西入羌中。與魏雍州刺史郭淮。字伯濟。太原人。戰于陽谿。大破之。

辛亥 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先是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注見前。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漢圍祁山之南也。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

評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秦越非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語涉詼諧豈如孔明尚有此語何知其爲人心風俗也

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飛矢卒。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于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梓潼。漢縣。後漢末。置郡于此。今爲縣。屬四川綿州。孝起。陳震字。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問。東阿王植上疏曰。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

王凌為布所愚而滿寵能察其詐才識相去奚啻倍

適。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叡優文答報而已。至是魏主叡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于阜陵。漢縣。晉後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

從幸因寵能預防凌僅占
其一旅魏明旣遣寵還而
不能窮治凌之辜何以警
肅臣鄰乃公事者

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叡召之旣至氣體康彊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壬子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爲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且又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

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凶。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其亦奚益哉。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邪。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于蒼梧。注見前。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脅奪其位。魏拜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貳。南與吳通。至是吳主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

時虞翻徙在交州。先是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爲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字定公。廣陵人。爲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漢縣。吳因之。故城在今廣西梧州府蒼梧縣。考吳交州。治南海郡。翻由南海而徙蒼梧皆交

鈞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話其弊浮於面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審出而責曁云云險詐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試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州地也。是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西擊于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海濱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魏以劉曄爲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爲魏主叡所親重。曄有膽智。善應變。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中領軍楊曁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曁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伐矣。曁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終不答。後因獨見。責叡曰。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哉。子誠直言。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

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
出爲大鴻臚。以憂死。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注見前井中。

二月。魏主叡往觀之。改年曰青龍。以摩陂爲龍陂。

吳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于魏。魏封淵爲樂浪公。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本風姓以國爲氏等。奉表稱臣于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爲燕王。舉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于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淵。陸遜。薛綜字敬文。沛郡人。等上疏切諫。權乃止。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人衆。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元莬。旦等議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于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厀。不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驪。因宣權詔于其王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羣德。並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尉。句驪。即高句驪。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曾孫。胡三省曰。句驪呼相似為位。以其似祖。故名位宮。

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合肥新城也。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請于其西

三十里依險立城徙見兵固守魏主叡從之至是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于衆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字德信閬中人）爲庲降都督（水經注寧州建寧郡故庲降都督屯　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庲降都督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冑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或謂翼宜速卽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

木牛流馬世稱神奇殊不思巧工設機只可炫異目前豈能藉以任重致遠西法其明徵也意亮當時軍實未繕負馬牛或不給於用因權宜制器以濟其窮不過如秧馬繅車之類非假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忠寬濟有度。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民夷畏而愛之。

甲寅 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其法皆用木為之。以機行。也詳見諸葛氏集。杜佑通典載之。今不具錄。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魏山陽公卒。

魏主素服發哀。諡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公傳國至晉永嘉中。為胡寇所滅。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

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漢縣。後漢移于斄。故城在今縣西南。今縣北周時置。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在鳳翔府郿縣西南。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卻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一名焦湖。本巢縣地。後陷爲湖。周四百里。跨合肥廬江舒城巢四

孫吳人才周瑜而後當推陸遜觀白圍之戰持以鎮靜實不可及若瑾之舉措輕卒適足僨事耳

轄界有東口在巢縣西南水由此入江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字仲嗣昭長子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時漢軍方出武功吳人謂魏主必不能遠出叡乃使秦朗字元明新興人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自率水軍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于權爲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令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若便遽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步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托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聞病篤而使人諮大計所謂大計孰有重於此者福

千餘人而還。自圍。胡三省注。立圍屯于白河口。故名。白河。即清水。源出河南嵩縣。流逕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入漢。石陽。城名。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于禪陵。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

豈宜忘且福即不問亮亦
自當及之何待別去復還
耶此陳壽所以不入正史
特附見於楊戲讚中也

字孫德梓潼涪人。省視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陳聚細石爲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今尚存又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北夔州府奉節縣南亦皆有八陣圖遺跡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即赤崖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

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初銜反自後爭前也)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

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胡三省注即王平本養外家何姓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于前禦延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策贈亮印綬謚曰忠武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廖氏廖叔安之後以國爲氏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汶山注見前史臣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以吳懿爲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帝遣中郎將宗預。字德艶。南陽安衆人。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于鄧芝。

魏延之叛楊儀實激成之繼復嫉琬秉政怨憤不休舉軍就魏云云與韓信悔不聽蒯通語相似劉禪憤憤令能明正其悖逆之罪耶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本漢青衣縣後漢改曰漢嘉蜀漢置郡 晉廢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爲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謂亮平常密 語諸僚佐）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言色後軍師費禕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徒落反 失意也）言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詔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費禕爲尚書令

時軍國多事。薛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指。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

魏主叡既作許昌宮。宮有景福殿。在今河南許州東北。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在洛陽故南宮。即漢崇德殿之地。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在太極殿前。又欲平北芒。注見前。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爲害。邱陵既夷。將何以禦之。叡乃止。中書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王基字伯輿。東萊人。水以載舟。東野子御。具見家語及荀子。是秋。洛陽承華殿災。叡問太史令高堂隆風俗通。齊卿高傒仲。食采于高堂。後以爲氏。隆字升平。泰山人。曰。

漢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前 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爲，非聖賢之訓也。獻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穀水注見前。司南車郎指南車。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獻復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搆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不可不深防而籌慮也。獻爲之動容。獻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者六人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御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獻常著帽，被縹綾半袖。少府楊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召御

府吏問其數吏對曰密禁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聞而愈嚴憚之　輙克昌言謂以昌言自克也禃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半袖郎半臂也御府官名典宮婢步府屬

秋八月魏立子芳字蘭卿爲齊王詢爲秦王

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爲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威王彰子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湧溢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氐池漢縣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魏主叡下詔班示以爲嘉瑞任令于緯任漢縣今屬直隸順德府以問鉅鹿張臶字子明鉅鹿人徙居任臶曰神以知來不追既

文既曰大討曹猶詔班天下以爲嘉瑞叡雖下愚肯爲之哉於此可徵稗野之誣

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以此爲晉繼魏之徵。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夏四月。帝如湔氐道。胡三省曰。即漢湔氐道。明史地理志。四川茂州有湔氐故城。觀汶水。晉書音義。汶。讀與岷同。元和志。大江一名汶江。江至彭州導江縣。有天彭門。兩山相對如闕。蜀後主登觀坂。看汶水之流。即此。導江。唐縣。故城在成都府灌縣。觀坂之觀。音去聲。旬日而還。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注見前。又孛于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

歎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字處靜。曰沈。字處道。子曰渾。字元沖。曰深。字道沖。皆依謙實以見其意。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願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爲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爲司徒。

矯初爲尚書令。魏主叡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曰。司馬公忠貞。可爲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摘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尚書左丞罪。以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特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孰過此者

故也。今上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于政事損益。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恐大臣盡懼。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　杜恕。字伯務。畿之子。

魏制三祖爲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爲太祖。文皇帝爲高祖。今皇帝爲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陳祥道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馬端臨曰。魏立圜方丘。又有南北郊。此用鄭康成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肅雖著論以攻之。人猶未宗其說也。　考孔穎達禮疏。王肅聖證論以圜丘卽郊。鄭氏以丘郊各異。故馬氏之論如此。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在今洛陽縣東南。爲圜丘。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馬端臨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考明帝此詔、蓋指大禘而言。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配、祀天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考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王肅曰、非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也。其說又各不同。魏明帝分郊丘爲二、而合禘與圜丘爲一。是皆沿鄭氏之說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在河南府故洛陽城中。裴松之曰、芳林園、即華林園。魏齊王芳即位、因改名。

魏主叡徙長安鐘虡、橐駝、銅人、秦始皇製。見前。承露盤。漢武帝製。亦見

前。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卽漢霸陵故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河東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將奏沐浴以待命。叡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爲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爲無道。崇侈無度。重其稅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

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不聽。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熟察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字子嘉，植之子。）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以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

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有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崔林。字德孺。河東人。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

久之。事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于人。而決之在已。雖求于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房劭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

戊午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公孫淵設甲兵。爲軍陳以見之。又數對其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遣毌邱儉毌邱。複姓。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于遼隊。漢縣。後漢省。公孫度復置。故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叡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

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荒，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都，輕騎畧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語見左氏傳。同惡相恤之謂也。

二月，魏以韓曁字公至，南陽堵陽人。為司徒。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曁；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曁為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于秘書郎郤正字令先，偃師人。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

五銖輕重適中行之最爲無弊周景王鑄大錢不久即廢乃變通之明驗也圜法流通貴乎平當五百且不可況當千乎

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施爲。智謀藏于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千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秋。八月。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卑氏。卑耳國之後。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淵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已。雨霽。懿乃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降。淵使其相國王建等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失指。已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有明決者來。淵復使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

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任。質子也。既而城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洛陽。于是遼東。帶方。本漢縣。公孫氏置爲郡。樂浪。元菟。四郡皆平。始公孫度以漢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詔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魏釁。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字昭伯。眞之子。爲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爲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卽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幾。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

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推移賞罰。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字彭祖。爲大將軍。夏侯元曹爽。曹肇字長思休之子。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元肇心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言其性恭良。爲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爲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

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己未 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

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

二月。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字平叔進之孫。爲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畢軌字昭先東平人。鄧颺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何晏丁謐字彥靖沛國人。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爲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于人。可白天子。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懿爲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爲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爲尚書。軌爲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

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者。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爲揚州刺史。

夏。以蔣琬爲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

土稱之。是冬。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攻零陵。桂陽。諸郡岱自表輒行。星夜兼進。遂擊斬式。郡縣悉平。臨賀。漢縣。吳置郡。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庚申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 春。以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為越巂太守。

初。丞相亮既歿。越巂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胡三省注。安定不見于志。當是暫立。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冬。吳饑。

辛酉 四年。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 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吳主權伐魏。命全琮畧淮南。決芍陂。朱然圍樊。諸葛瑾

攻柤中。襄陽記。柤。讀如租。在上黃界。上黃故城。在襄陽府南漳縣。魏將軍王淩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胡三省注。魏時。夷王權數部曲萬餘家屯此。土地平敞宜桑麻。爲沔南沃壤。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蔣琬徙屯涪。即涪城。注見前。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即西城郡。魏改魏興。注見前。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爲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諭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列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貲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爲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字士載棘陽人）行陳項（注見前）（項漢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是）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略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于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壬戌　五年。魏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諸軍皆屬蔣琬。維領偏軍。

癸亥　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三國志失書甲子。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代勞耳若以從容圍棊爲足能辨賊

蔣琬住涪。疾益甚。乃以平督漢中。

甲子 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軍救之。魏軍敗走。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寰宇記駱谷道。南通洋州興勢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泉陵人。據興勢。山名。在洋縣北。後魏于此置興勢縣。唐改曰興道。元省。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了無倦色。敏曰。

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爲不及矣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久爲記載家習襲套語

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也。　來敏字叔達。新野人。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言責任之大者。其恩尤爲重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于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胡三省注。自駱谷出扶風。隔以終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夏。四月。丙辰朔。日食。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于禕。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爲尚書令時。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不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斅之。旬日之中。事多愆

禕雖才傑于允其不逮諸葛亮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書豈可爲法

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吾氏夏昆吾之後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

先是。吳太子登卒。吳主權立子和字子孝。爲太子。霸字子威。爲魯王。霸和同母弟也。權愛之。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琮不能禁。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將軍朱績。字公緒然之子。績不納。于是賓客侍從。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

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

人以憂死。朱據，字子範，吳人。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廣陵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粲。時陸遜外甥顧譚亦以言太子事見徙，權遣使數責問遜，遜憤恚而卒。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諡曰恭。

琬卒，帝始自親國事。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性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

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字奉宗南陽人。代允為侍中。祗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寃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譙周。字允南。西充國人。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秋赦。

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時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胡三省注。羌胡有治姓。等。率衆來降。維以兵迎之。遂徙于蜀。

丁卯 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胡三省曰。據魏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

戊辰 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字景山。薊人。為司

空。不受。

邈先爲涼州刺史。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州界肅清。及是。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邈與田豫。俱以淸節稱。豫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懿書喻之。豫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邈。俱以大夫卒于家。

五月。以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于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並承諸葛亮之成規。遵循不易。